



大会

第七十一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六次全体会议

2016年9月19日星期一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汤姆森先生 (斐济)

因共同主席缺席，代理共同主席海森先生（毛里塔尼亚）主持会议。

下午3时10分开会。

解决大规模难民和移民流动问题高级别全体会议

议程项目13和117（续）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主要大型会议和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

千年首脑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

代理共同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副部长根纳季·加季洛夫先生阁下发言。

加季洛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当今世界有6 500多万人被迫移民，这使摆在本次高级别会议面前的问题越来越重要。我们赞同这样一种看法，即成功解决难民问题的最可靠办法是消除迫使人们逃离家园的根源问题。

我们认为，要想成功应对当今移民挑战，首先需要在政治上预防和解决冲突。我们需要协调国际社会在政治、社会经济、人道主义等领域的努力，维护安全和人权，以及把人道主义援助与发展援助联系起来。

我们还需要禁止外国干涉他国内政。我们认为当今严峻移民状况主要是不负责任地干涉中东北非主权国家内政造成的，这种干涉旨在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逼迫看不顺眼的政府下台。这造成国家政权崩溃、引发人道主义灾难和内战，致使恐怖主义现象增多，而且也导致当地生活条件因人的生命遭受威胁而变得不堪忍受。这一切再加上侵犯基本人权行为，导致中东北非出现大规模难民和移民潮。我们认为，积极推动此类干涉行动的国家必须在向受害者、难民和被迫移民的人提供援助方面承担首要、最大的责任。

我们认为，为了解决欧洲移民问题，需要移民来源国达成政治共识，还需要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建设国家提供援助。数百万人需要和平、安宁和对未来抱有信心。在叙利亚、利比亚和中东北非其它国家，可通过国内和解和打击该地区恐怖主义来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认为，企图推动分担责任的理念就是企图把负担转嫁给他人。我们强调，这种做法适得其反。

我们还要强调，俄罗斯联邦支持以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1967年《议定书》为核心的国际难民保护制度。俄罗斯提供政治援助，并且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捐款。我们为难民原籍国提供大量人道主义援助。我们还在俄罗斯境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6-29011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内收容和接纳难民，其中包括100多万来自乌克兰的被迫移民。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排除外国恐怖分子与那些确实需要援助的人一起进入国家的可能性。不能接受的是，难民成为政治操纵的目标，或者成为煽动宗教与社会仇恨的各种势力的目标，特别是难民营被用于作战人员的招募和军事训练。我们认为，解决移民问题的做法应该包括为难民提供保护。这些措施必须符合人道、中立、公正以及独立等核心原则，而且还必须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听到格鲁吉亚代表（见A/71/PV.4B）和乌克兰代表在此所作的发言（见A/71/PV.4 A）。他们在发言中对俄罗斯进行了无端指责。由于时间有限，我只想指出，这些发言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转嫁对当前局面的责任，以便为那些迫使成千上万人逃离自己家园的罪恶政策开脱，并且企图掩盖他们不愿意采取具体措施来纠正这种情况的事实。

代理共同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哈萨克斯坦副外长叶尔然·阿希克巴耶夫先生阁下发言。

阿希克巴耶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哈萨克斯坦肯定与移徙者相关的挑战的全球性质，完全支持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拟订解决难民和移民流动问题的多边战略。

我国也有接纳数百万移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亲身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哈萨克斯坦曾是一个各种族裔群体受命重新安置的地方。我们还经历来自前苏联其它地方因工农业方面重大事态发展所导致的多次劳工移民大潮。我们知道人道和同情的真正含义。由于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实行平衡和负责任的政策，我国现在是一个100多个族裔群体和平共处、充满活力的多族裔社会。这是我们独立20年来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我国有着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合作的良好记录。2010年，我们通过了一部难民法，确保难民权利和尊严得到

保护。难民享有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公民同样的权利。所有难民儿童在高质量的教育机构上学。我们已实施一项处理贩运人口问题的国家行动计划。作为亚欧经济联盟成员，我们采用一种推动哈萨克斯坦及其邻国增长与发展的包容的方法来处理来自邻国的移民。

为加强各种区域和国际努力之间的合力，2011年，哈萨克斯坦与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合作，发起了一个叫做“关于难民保护和国际移民问题的阿拉木图进程”的区域协商进程，旨在处理混合移徙态势带来的多种挑战，从而通过对话来加强区域合作。

我们认为，阿富汗境内和周边的局势仍应是国际上持续关注的焦点。对我们来说，我们对阿富汗学生的教育投资5 000多万美元，用于修建学校和医院，以及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最近，我们同日本一道协助启动了一个旨在提高该国公务员能力并以性别平等为特别重点的项目。

我们认为，有效应对当前的人道主义危机需要以了解流离失所问题的根源为基础。武装冲突、迫害与暴力、气候变化以及欠发展都是导致难民流动的主要因素。我们尤其强调相互尊重和不干涉这些原则的重要性。无视这些原则是导致受影响国家的主权和国家地位遭到破坏并加剧当前人道主义危机的因素。

我们欢迎今天通过《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第70/1号决议）。该文件同秘书长打击仇外心理的活动一道，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普遍的人权原则和我们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承诺。我们希望《宣言》将成为进一步行动的基础，并给成千上万民众带来根本变化。我们还欢迎签署了一项联合国与国际移民组织之间的协议。加强两组织之间的机构关系是解决当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我愿重申哈萨克斯坦的坚决承诺和政治愿意，在处理移民和难民问题方面不让任何人掉队。

代理共同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立陶宛外长利纳斯·林克维修兹先生阁下发言。

林克维修兹先生（立陶宛）（以英语发言）：我愿感谢大会主席召开本次重要会议。我还感谢约旦和爱尔兰两国代表在协调我们今天通过的《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第71/1号决议）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

重要的是，《宣言》为我们处理移民和难民大规模流动这一紧迫现象的集体行动提供了一个务实和实用的基础。我们面临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难民与移民危机，任何原籍国都无法独自应对。只有通过集体分担责任，我们才能为急需帮助的民众提供充足的援助。我们的对策必须是全球性、整体性、全面的。必须把拯救生命作为优先事项。

需要采取果断行动以捣毁走私网络，打破其商业模式，以使我们能够制止其犯罪活动。立陶宛的边防部队积极参加了欧洲联盟（欧盟）对外边境管理局的联合行动以及在希腊诸岛上部署的边界快速干预队。立陶宛警察同欧洲同事一道努力管理移民流动。我们通过欧盟平民保护机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然而，尽管我们作了各种努力并有诚意，如果不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流离失所的根源，大规模移民现象将无法铲除。

必须把预防冲突、提倡善治、法治与问责、尊重人权、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机会置于我们各项行动的核心。具体而言，急需处理迫使民众逃离其家园的武装冲突和不安全问题。国际社会应加倍努力预防冲突和进行调解，将其作为维持和平的一部分。立陶宛仍致力于继续为此做出贡献。

难民和移民不需要我们的施舍。一旦给予他们适当的机会，他们就会为其收容国做出积极贡献。增加对社会凝聚力的投入并且使移民能够充分融入当地，可以为发展带来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我们需要加大力度，纳入那些特别侧重于妇女和青年的举措，从而为他们提供发掘潜力所需的机会。

最后，请允许我表示希望，2016年将引人注目，成为我们加紧分担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的一年。我们希望，本次高级别会议将为改善数以百万计人们的生活提供历史性机会。我们决不能辜负他们。此外，我们期待在2018年落实我们关于制定全球契约的承诺，这是在为全球对策和加强国际合作制定明确框架方面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

代理共同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博茨瓦纳国防、司法及安全部长Shaw Kgathi先生阁下发言。

Kgathi先生（博茨瓦纳）（以英语发言）：在我们准备于9月30日庆祝我国独立五十周年之际我带来了博茨瓦纳人民的问候。我非常荣幸地就全球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问题在大会发言。

我知道，特别是对于那些受影响的人而言，尤其是妇女、儿童和残疾者，这个问题已变得越来越紧迫、令人痛心和性命攸关。我曾有机会拜读本次解决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问题高级别会议的成果文件。请允许我赞扬会员国为制定今天上午获得通过的《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第71/1号决议）所做的出色工作。我和我国代表团支持拟议的移徙调查计划，我认为，该计划将使人更清楚地了解移徙的人口组成和大规模流动现象。

一般而言，管理结构不善和因此造成的社会不平等、贫困、军事冲突及灾害，往往是大规模人口流动的重要起因。在1960年初解放斗争期间，我国博茨瓦纳在向寻求庇护者提供庇护方面发挥了作用，为南部非洲其他国家和更广大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所有流离失所者提供保护和尊严。我国政府在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合作下，提供了住所、保健和公共教育方面的保护。与所有国家一样，博茨瓦纳正在尽力制定和执行符合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的保护政策，以确保难民过上安全和体面的生活。

为了解决全球移徙和人口流动问题，需要达成区域、大陆和首先是全球性的共识。当前的移徙

趋势要求各国政府和多边组织共同解决问题，集中资源协助联合国努力制订可持续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我们遗憾地注意到，全球安全环境依然动荡，所有国家都面临恐怖主义的危险。恐怖主义继续在全球构成的威胁、经济下行以及恶劣的气候变化模式，单独和共同地导致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些压力在世界许多地区所造成影响的表现就是失业率上升，特别是青年失业率上升，以及粮食无保障和贫困，这一切经常被认为是全球人口迁徙和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

我和我国代表团认为，在全球建设和平努力和全球反恐运动的支持下，《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执行将为减缓全球人口和难民的迁徙和大规模流动提供必要的动力。我国随时准备支持这方面的所有努力。

代理共同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智利外交事务总干事米伦科·斯科克尼奇先生阁下发言。

斯科克尼奇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智利赞同秘书长的报告（A/70/59），该报告指出，移民和难民大规模流动所造成的全球危机要求国际社会作出紧急反应，以便在中短期内制定持久解决办法，并确保难民和移民充分享受和行使所有人权。这一反应应当认识到全球迁徙现象的多层面性质，它具有政治、经济、社会、人道主义和发展方面的后果。在这方面，我们应当牢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承诺和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原则。

智利也不能独善其身，过去10年里我国已成为一个移民国家。我国的官方数字表明，到2015年，我国接受了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50万移民，其中妇女占很大比例。在2016年，这一进程继续积极发展。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国政府在提倡和履行我们的人权承诺的基础上，努力设计和执行迁徙政策。我们设立了一个处理迁徙事务的部级理

事会，授权制定一项关于迁徙问题的全面的国家政策。我们已制定了一项总统文书，其中包括旨在加强我国迁徙立法和做法的政策指南。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国家制度，对我国的迁徙进程作出多层次反应。

关于难民，智利重申其对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及其1967年《议定书》的承诺。我国政府在联合国和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支持下，开始实施重新安置叙利亚难民的倡议。在这项努力中提供的服务和支持，都考虑到儿童、家庭、妇女和残疾者的特殊需求。倡议的基础是我们从2008年开始处理难民问题的成功经验。迄今为止我们向45名巴勒斯坦儿童发放了归化证，他们已经与其家人一道重新安置。在区域中，尤其通过我们在2014和2015年作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进行的参与，我们已经加强了快速的人道主义准入，向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社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智利支持《南森倡议》及其在发生灾害和气候变化的情况下保护跨境流动人员的议程。我们在区域中通过南美洲迁徙问题会议以及其他区域一体化进程，促进国际迁徙管理的概念。

最后，我们希望，这次会议将帮助我们找到创新解决办法，以便向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提供援助。智利与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一道，支持本组织商定的文书以及今天上午通过的《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第71/1号决议），后者在我们重新致力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团结精神的基础上，建立了有效国际合作的框架。

代理共同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新西兰代表发言。

范博希曼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新西兰欣见，秘书长及时发表关于难民和移民的报告（A/70/59）并呼吁建立一个全面的新框架，以处理难民和移民的大规模流动。

我们今天上午通过的《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第71/1号决议）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但

是，它仅仅是第一步。需要有创新的解决办法并就具体成果达成一致。我们必须指望在冲突预防和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方面有更大和较早的投入，以便解决当前史无前例的非正常移民流的根源。

正如我们今天所听到的那样，脆弱人群的大规模移动对于个人、社区和国家，对于难民和作为接纳他们的接收社区，都造成了难以述说的混乱、绝望和破坏。挑战是复杂和多层面的。我们有着共同的责任，在充分尊重国际法的条件下，以集体和全面的方式管理非正常的移民流。

新西兰致力于尽我们的一点微薄之力。我们会继续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国际社会合作，为最脆弱的人找到保护的解决办法并按照我们正在不断扩增的难民配额方案重新安置难民。

在我们所在地区，新西兰致力于增进合作和提高能力，以处理非正常移民问题，特别是通过《关于打击偷渡、贩运人口及相关跨国犯罪问题的巴厘进程》。

3月份，各国部长核可了一项里程碑式的《巴厘宣言》。它确认非正常移民挑战的规模和复杂性在不断增长并旨在强化区域的长期战略，摧毁罪恶的人口贩运和偷渡辛迪加并扩大合法、安全和负担得起的移民渠道。

在太平洋地区，未来因气候引发移民问题的潜在可能是真正令人担忧的事。新西兰已批准《关于灾害引发的跨界流离失所问题的南森倡议》和《关于灾害性流离失所问题的纲要》。

新西兰将继续尽其本份，努力促成关于难民和移民问题的全球契约获得通过。这些契约是有意、雄心勃勃和基于合法义务和标准的，而且利用了今年早些时候在世界人道主义峰会上所发表的各种关于强迫流离失所的主要意见。

我们还会尽全力，在我们安全理事会成员任期的剩余日子里，促进安理会采取更有效的步骤，以

处理叙利亚、利比亚、南苏丹和其他地方的各种危机，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危机在驱动着我们今天正在讨论的问题。

代理共同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柬埔寨代表发言。

兑先生（柬埔寨）（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表示，我们衷心感谢彼得·汤姆森主席和联合国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主席莫恩斯·吕克托夫特先生根据第70/539号决议召开本次重要的高级别会议，讨论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的问题。这象征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以获取对援助的承诺并增进更密切的合作和更多地责任共担。

难民、移民和人员的流动并非新现象。他们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当今的全球趋势已成消极之态，而且难民和移民每天都遭受歧视和仇外之苦；他们感到沮丧，并往往是情感或心理创伤的受害者。对大规模难民和移民流动的对策一直都是最低限度的，因为我们似乎不情愿处理这些事宜，部分原因是其中所涉的政治利益各不相同。

我认为，正如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那些令人心碎的画面——包括难民大批移居海外和他们被一些国家拒之国门外的视频——那样，我们越是听任他们忍受苦难和挑战，我们就越会受到这一问题的负面影响。

每年12月8日，我们都纪念国际移民日。这表明，这些问题是国际性的。大家承认，必需做出集体的努力，其中要包括各会员国以及所有的政府和非政府伙伴。

虽说我们正在考虑当前难民和移民的外流问题，但是我们应当察看他们被迫从自己的原籍国——包括冲突中的国家——流离失所的根源，否则，我们就无法长久地解决这一问题。在这方面，应该将政治承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然后就是执行有计划和管控得当的移民政策。

我国代表团主张走那条由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高级代表通过的成果文件（第71/1号决议）所概述的前进道路，特别是考虑到政府间的谈判将于2017年开始。这将为审议今天的意见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并非在连实现我们目标之路都不明确的情况下，单凭承诺就结束本次会议。

在这个意义上，我国代表团确信，国际合作是唯一的前进之路。我们今天在此通过的成果文件，即，《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将作为兑现我们集体承诺的催化剂，按照国际移民法、人权法、人道主义法和责任共担措施等各项基本原则，把承诺变成行动。

30年前，柬埔寨由于内战，曾有难民外流。1997年7月，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讨论东南亚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问题。该次会议的决定借助一种相当于原籍国、第一庇护国和重新安置国三方相互之间的协议，成功逆转了迫在眉睫的危机，而与此同时，东盟国家则保证恪守其承诺，建立区域中心。我们借此机会感谢联合国及其全体会员国和相关组织为柬埔寨难民提供援助，帮助其重新安置并使其融合进程自愿返回本国。

鉴于正显现的难民和移民趋势，我们能够理解所涉的苦难以及按照难民的意愿重新安置他们的必要性。

难民和移民并非总是在他们已经找到庇护处所的国家制造难题的。他们在所生活的国家为劳动大军增添力量，为发展所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动力作出贡献。

我国代表团有兴趣地注意到，各会员国已经走到一起，为的是在广泛的范围解决难民问题这一燃眉之急。我们期待所提议的全面应对框架付诸实施，因为它将为制定一个更加协调一致的办法以及更加公平地处理持续已久的难民危机和将来的大规模难民流动问题奠定坚实的基础。

简而言之，难民和移民问题应该借助有计划地扩大的安置方案来解决，其中包括提供教育的技能、能力的技能和能力建设的机会，以及流动性、家庭团聚和其他融入社会的途径。

就其自身而言，柬埔寨王国政府致力于加强全球的移徙管理。因此，我们热烈欢迎达成协议，使关于移徙问题的主要全球组织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作为相关组织更加接近联合国。我们期待该协议的落实，这将协助移民和帮助各会员国更为全面和从整体上处理移徙问题，并加强移徙与相关政策领域之间的协调一致。

柬埔寨还请移徙组织提供技术及文秘支助，协助谈判制定安全、有序和正常移徙未来全球契约，并协助政府间会议于2018年通过该契约。这包括任命移徙组织总干事作为2018年国际会议的秘书长。

最后，我谨表示，我们希望难民和移民不论其原籍及其逃离的原因为何都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他们定会经历苦难。这肯定符合《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因为它不会落下任何人，包括不会落下难民和移民。

代理共同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外交部长伊戈尔·茨尔纳达克先生阁下发言。

茨尔纳达克先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今天我十分高兴参加本次专门讨论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问题高级别会议。召开本次首脑会议的举措是在人类空前移动的时刻采取的。

我们看到武装冲突肆虐地区的难民涌入欧洲。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是这场大潮的一部分。它导致邻国间空前紧张，结果是在欧洲国家间架设铁丝网和金属高墙，我们认为这是过去时代的特征。我们看到申根地区系统突然中止。我们看到国际铁路线和高速公路等该大陆生命线突然关闭。这反映出今天国际社会议程上专题的重要性。被迫流

离失所性质复杂且具挑战性，要求的不仅是人道主义应对措施，还有可持续的政治解决办法。

流离失所严重影响到的不仅是个人和家庭，而且是整个收容社区及国家，同时该现象还带来另一因素，即对发展的挑战。目前应对流离失所群体、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办法已被证明是不够的和无法持续的。它们还忽略了加强分担对此类人群的集体责任的必要性。

去年，我们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是在处理移民和难民背井离乡的主要根源和驱动因素之一方面迈出的一大步。众所周知，缺乏发展既可能触发冲突也可能驱使人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寻找更好的生活。《2030年议程》与移民及难民问题相连，因为它确认作为可持续发展一部分处理被迫流离失所的重要性。虽然可持续发展目标10.7侧重的是移民问题，但其它可持续发展目标直接和间接侧重与移民及难民相关的问题，目标都是一个，即不落下任何一个人。对于成百上千万流离失所者、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来说，不被落下意味着有能力返回自己的家园或更好地融入接纳社区，或必要时在其它地方安置。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肯定移民的积极贡献。除了接受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被迫流离失所者必须能够受益于和推动可持续长期发展。这将要求在国家、区域和国际等层面重新考虑我们的行动、政策和筹资手段及办法。

移民作为一个全球现象，要求我们给予全球关注，因为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处理这一问题。如今的移民模式变得甚至更加复杂，有的人永远在流动当中，有的人则暂时流动。许多人离开是为了逃离贫穷、暴力或冲突，或是在发生自然灾害或环境变化之后逃离。

第一次世界人道主义峰会于今年早些时候在伊斯兰堡举行，为所有介入人道主义问题的利益攸关方提供了机会，集体坐在会议桌旁，商讨办法和在议程上几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展现果断和持久的领

导力，特别是在与被迫流离失所相关的问题上。这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刻，那一刻产生的能量延续到目前时刻。因此，必须指出，连同《2030年议程》，秘书长的《人道议程》（A/70/709，附件）提供了又一变革蓝图。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我们都同意，移民与难民有不同之处，受不同法律管制。然而，必须同时处理这两个问题，因为这两类人在流离失所过程中及到达目的地国之后面临类似挑战。我们认为，移民及发展问题应当受到更大关注，协助原籍国的方式及方法同样如此。

今天，我们享有一次历史性机会，借以承诺处理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的根源，将其作为我们今后共同努力的基石。然而，我们还必须继续发出明确信息，即，铁丝网、隔离墙、警察高压管制和隔离手段只会在邻国之间树立敌意，因此在欧洲没有它们的位置。一切顺利没有任何问题时，说支持欧洲的价值观很容易。我们绝不能忘记，难民选择欧洲不仅是因为它提供经济机会，而且因为他们将我们的价值观视为他们未来的基础。

我们将移民和难民问题置于我们议程的核心位置，特别是其中最弱势者，即妇女和儿童，我们还将于2018年通过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这样做，我们将实现不落下任何人的目标。

代理共同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摩洛哥海外摩洛哥人及移民事务部长Anis Birou先生阁下发言。

Birou先生（摩洛哥）（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如何能够将恐惧转变为希望？我们如何能够将选择艰难险阻的旅程转变为有益于生命的选择？我们如何能够捍卫移民或难民在因为战争成为难民之前享有的尊严？

今天的会议标志着政治承诺。它是所有国家为移民和难民作出的道义承诺。它是提供希望和信任的承诺，即，我们共享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没有消亡。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将其转化为具体行动。我们

期待行动，因为这是消除无知、制止暴力、预防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途径。

我国摩洛哥在作为一个过境国之后成为一个稳定国家。由于我国国王富有远见卓识，我国给成千上万的难民带来了希望。我国采取了一项基于人权、人道主义方法、全面价值观和共同责任的移民政策。这项政策要求采取国际办法处理移民问题。它已被转化为援助来自若干国家、尤其是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成千上万难民的特别方案。

我们还通过了一项全面的融入社会方案。该方案内容的重点是向所有难民儿童提供受教育机会。它不仅提供受教育机会，而且还提供支助，以确保这些儿童在学校取得成功，确保他们得益于充分的医疗服务。我们提供了技术方案，并对这些方案及其他方案采取后续行动。这项政策还提供一整套关于法律问题的工具。我国议会通过了关于贩运人口问题和关于移徙问题的法律。我们的政策还注重人道主义考量，力求造福所有弱势难民。

摩洛哥王国根据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强调必须继续推行该政策。我们还认为，移民为我们的社会作出各种贡献，我们高度赞赏这些贡献。然而，我国深感关切的是，在若干接纳移民的国家，仇外现象增多，这可能加剧移民的痛苦，恶化自我认同问题。

摩洛哥了解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将确保定于11月在马拉喀什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侧重于这一问题。

最后，我们欢迎《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第71/1号决议）。摩洛哥藉通过各种法律来处理难民和移民问题。我们将不遗余力地确保在2017-2018年同德国一道担任国际性的全球移徙与发展问题论坛共同主席期间工作顺利。

代理共同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洪都拉斯外交部副部长玛丽亚·安德列亚·马塔莫罗斯·卡斯蒂洛女士阁下发言。

马塔莫罗斯·卡斯蒂洛女士（洪都拉斯）（以西班牙语发言）：约两个月前，一位来自洪都拉斯北部的年轻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她的漂亮女儿，年仅12岁的珍妮弗，作出了令人遗憾的决定，将她们母女二人托付给一名人贩子，此人向她保证，现在是前往美国的时候，再晚等隔离墙建造起来就无法穿过去了。她们心中充满虚假不实的期望，在一个星期四的早晨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和社区，踏上了非正常移徙之路。刚到星期六，在横渡一条河时，她们所乘的浮筏翻掉了，珍妮弗在她生日那天丢失了性命。

对于这个家庭，对于洪都拉斯，更广泛地说，对于人类，那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悲剧。如何查明所发生事件的责任人乃至事件的主要原因？我们如何制止非正常移徙道路上的生命损失或防止有人在寻求更好机会或逃离暴力时沦为人贩子们的受害者或遭受剥削？珍妮弗和她的母亲是罪犯还是受害者？

答案是复杂的。在试图提供答案时，必须回顾指出，移徙并非只是转瞬即逝的现象。它是一直存在并将永远存在的现实。移徙是人的基本和必要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正如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恰当指出的那样，移徙不是我们应当努力解决的问题（见A/71/PV.3），而是我们必须紧急处理的问题。

问题不是制止移徙，而是消除被迫和非正常移徙的原因。这要求从全球机会和发展的角度——而不是出于恐惧——来考虑移徙。在这方面，方济各教皇请我们看待移民不要只看他们的境况，看他们是正常移民还是非正常移民，而要从本质上将他们视为人，他们的尊严必须得到保护，他们能够为大家的福祉和进步作出贡献。

然而，在人们继续踏上危险和非正常移徙征途时，如果我们不为那些被迫离开自己国家的人提供更好的机会，我们就不能充分利用文化交流所产生的惠益。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促进正常、有序和安全的移徙，同时向临时工敞开大门，这既会有利于移民，也会有利于有关国家。我们必须打击贩毒活

动，处理生产前问题和消费问题。我们必须交流情报，齐心协力，全面打击有组织犯罪。我们必须保护环境，但也要确保能够抵御环境的影响。我们必须尊重儿童的最大利益和家庭的权利。此外，我们必须呼吁制止暴力，谴责战争和侵犯人权行为，并敦促所有国家欢迎和保护移民和难民，同时继续进行反歧视努力。

但是，让我们一道这样做。我们必须承担起我们的责任，并且明白我们作为孤立的国家所采取的行动永远比不上我们为同样的目标共同努力所能取得的成就。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北三角繁荣联盟——一个由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组成并得到美国支持的伙伴合作机制——这个机制确认，成员国对区域移徙负有责任。该联盟已经查明非正常移徙的主要原因，并且获得这四个国家的承诺，即为开发该区域创造必要机会，从而抑制民众的北上冲动。

今年，洪都拉斯从其国家预算中为该计划确定的方案和项目拨款10亿美元，从而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大幅度减少了来自洪都拉斯的非正常移民。

然而，2015年和2016年迄今已有超过12万洪都拉斯公民在试图北上时被美国拘留并退回给墨西哥，平均每月约有6 000人。当我们认识到每个数字都代表一条人命时，这些数字便具有不同的意义，它们喻示着逾12万人的故事、心灵、希望和梦想，其中多数是悲剧。

我们今天在此聚会绝非巧合。我们不仅要通过摆在我们面前的各项决定，而且还要执行这些决定。同时，我们要搁置辩论，采取行动使移徙问题非政治化，并将它作为人道主义问题处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拯救生命，拯救像珍妮弗那样的生命。

代理共同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中非共和国总统福斯坦-阿尔尚热·图瓦德拉先生阁下的讲话。

图瓦德拉总统（以法语发言）：人口大规模流动在全世界已几乎成为常态，鉴于这种现象在非洲大陆的程度，在非洲则尤其如此。这类流动都有着相同的根本原因，简单来说就是冲突、人为灾难或者自然灾害。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总是给原籍国和目的地国造成影响。我们中非共和国很久以来业已成为邻国及世界各地难民和其他移民的避难之国。

最近这场危机的主要后果是，大量人员在我国境内外流离失所。根据我国记载，在冲突期间，有多达90万人流离失所。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被迫离开他们惯常的住所。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数以百计的家庭四分五裂，成百上千的商店被放弃。数以千计儿童的未来岌岌可危，而且整个国家的梦想被砸得粉碎。

难民和移民大规模移动不会促进发展；相反，它们会产生不安全、痛苦和失去尊严。它们破坏了经济方面的努力，并导致我国出现不稳定局面。

如今，在经历了这场复杂而深刻的危机之后，中非共和国恢复了宪法秩序，并已果断朝着民族和解的方向迈进。

正如《2015年瓦莱塔难民峰会行动计划》所规定的那样，国际社会应协助所有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消除造成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的根本原因。该《计划》还列出了，除其他外，减少贫穷、促进和平与治理以及提供机会等方面的条款。

借本次论坛提供的机会，我要感谢国际社会在艰难时刻为我国提供的多方面支持。我呼吁各方执行该《行动计划》，使非洲国家得以防止冲突和人为的危机，并减少自然灾害的风险。这种支持还应帮助各国政府努力执行难民回返战略，因为冲突后国家普遍遭到削弱，难民不回返或者回返策略不力都可能再度挑起冲突。

代理共同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刚果民主共和国移民办事处主任弗朗索瓦·贝亚·卡松加先生发言。

卡松加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我很荣幸代表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在本次关于解决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问题峰会的会议上发言。我国已批准所有与保护难民有关的公约，并且尊重国际法、难民法和不驱回原则。我国自独立以来，每一次都向申请在我国境内避难的群体或个人敞开大门。

为了接纳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一些难民群体，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些群体包括：在1994年卢旺达灭绝种族事件之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200多万名卢旺达难民；在南苏丹争取赢得独立期间该国的难民潮；以及最近这些国家内战造成的数千名布隆迪难民、数千名中非难民和其他国籍的难民。当外国武装团体进入我国时，我国部分地方遭到了破坏，而且当地民众遭到这些武装团体的报复。经济发展因受这成千上万难民的影响而难以为继。安全问题依然构成我国东部地区的一大挑战。

这类事件发生之后，约200万人的大规模境内流离失所现象已经成为我国某些地区景观的组成部分。这导致我国50万名男女同胞远走他乡，他们如今在海外也是难民。此外，我们注意到，在应对如此大规模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流动过程中，国际社会并未遵循共同责任原则。我要重申，此前正是国际社会下令开放人道主义走廊，为难民和武装人员入境提供便利的。

资金匮乏致使遣返、难民融入当地社会或者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之地区的生存能力等方面的可持续解决办法都无法执行。由于这段令人遗憾的经历，刚果民主共和国欢迎全球难民问题应对框架；它是本次峰会为应对大规模难民流动和旷日持久局势而通过的《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第71/1号决议）所倡导的。事实上，该框架将所有利益攸关方以及地方和国家当局都汇集在一起，并且强调了满足当地接收社区需求的义务。对此，我们表示赞扬。

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持这些承诺，包括为接收大量难民的国家和社区提供更多支助的承诺。正如我们在涉及欧洲国家的危机期间指出的那样，这一责任不能再由非洲接收国独自承担，而这符合在日内瓦签订的1951年《难民公约》。《难民公约》在序言中规定，如果各国不能责任共担，分摊因在接收国境内接收成千上万难民所产生的负担，国际保护就不能卓有成效。这就是为什么刚果民主共和国呼吁在资源有限的非洲国家真正有效地落实关于保护难民和援助接收国的原则，因为这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

代理共同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吉布提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马哈茂德·阿里·优素福先生阁下发言。

优素福先生（吉布提）（以法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共同主席召开今天的高级别会议，讨论如何在以长期危机为特点的国际环境下解决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的问题。

对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的关切在国际社会的议程上占据重要位置已有几年。这些流动构成一项紧迫的全球性挑战，我们的对策应该务实、平衡、协调和全面，同时始终严格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这一问题的规模空前，要求我们进行集体和紧急动员，特别是由于这一问题对各国在政治、社会和安全领域的讨论产生的影响不容否认。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2015年对此规模作出的评估是，全世界的移民和难民多达2.44亿人，2010年以来增长了41%。

大会已两次举行会议，以便做出认真努力，解决涉及国际移徙问题的各个方面。在这方面，我要重申，2006年，我们的讨论围绕的是建立全球移徙与发展论坛，以此作为非正式对话机制。2013年，我们通过了《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宣言》，其中特别强调尊重人权和国际劳工标准，同时重申我们致力于打击贩运人口活动和种族主义及不容异己行为。这些方面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重要，也更引人关注。2015年，我们取得一些重大进展，通过了将移徙问题视为全球性问题的案文和行动计划。7月25日，我们的努力到了又一个决定性阶段，我们携手努力，通过一项决议申明国际移徙组织加入联合国系统。今天，我们迈出了同样重要的一步，首次通过一个行动框架，其中包括对难民和移民的具体承诺，同时还力求确保移徙能够安全、有序和正常地进行。

尽管已经确定并普遍公认如此大规模流动的各种原因，国际社会仍在应对有效加以预防或管理方面的诸多困难。媒体反复出现遭遇海难移民和难民的画面，他们试图踏上的旅程往往攸关生死，对于他们当中的最脆弱群体，主要是妇女、女童和儿童这些犯罪网络利欲熏心的贪婪受害人，尤其如此。看到这些画面，我们袖手旁观，无能为力。这超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贫富之间的传统对立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我们面对可悲到其影响令人想起导致联合国成立的自相残杀战争的危机，是否表现出博爱、同情、团结和愤慨。

自1977年以来，吉布提共和国不断接纳来自邻国的许多难民，他们被迫逃避战争的恐怖或干旱的破坏性影响。我国虽说资源有限，但始终提供传统的欢迎、款待、人性及公正，这些方面是我国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价值观。

吉布提很快了解非洲之角人道主义危机的规模、复杂性和持续时间，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早先加入相关国际文书，如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9年非洲统一组织《关于非洲难民问题特定方面的公约》。对于区域性举措，如称为喀土穆进程的《欧洲联盟-非洲之角移徙路线倡议》和《非洲联盟-非洲之角关于打击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的倡议》，我们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2010年，一些国家向大会提交非洲联盟通过一项全面行动计划打击贩运人口活动的决定，吉布提也是其中之一。此外，我国同本次区域其它国家一道，于2014年加入《关于索马里难民的亚的斯亚贝

巴承诺》，致力于确保为索马里难民提供必要的庇护空间，并提高庇护质量，同时努力寻找办法解决他们的困境。吉布提设有四个难民营，现在接纳近20 000人，其中仅有逾17 000人有难民身份，3 000人正在寻求庇护。最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最高级别官员认为，吉布提是难民本土面积比率最高的国家。

国家对策的效力取决于要正确了解应当为由于各种原因进入该国境内但同样需要保护的人提供哪类援助。多年来，我们制定并巩固了一项支助制度。根据这项制度，难民的权利得到尊重，同时确保他们在难民营拥有体面的生活条件。该项制度还确保最终奠定基础，以提供将有助于难民融入吉布提社会的机会。

作为一个动荡区域的和平港湾，我国过去几年还一直在应对越来越多前往海湾国家的经济移民，其数量估计接近10万人，若没有前去营救遇险临时船只的我国海岸警卫队，其中许多人本会死去。2015年3月至2016年7月，吉布提成为逃避邻国也门战火的外国公民和民众仅有的逃生路线之一，我们接纳了近36 000人。

几天前，我国加强了保护拥有难民身份者的制度，为此颁布一项补充法，旨在加强已经在吉布提共和国生效的法律文书，以保护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这也将使难民能够享有与吉布提公民同样的公民、社会、经济及文化权利。

代理共同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危地马拉外交部副部长安娜玛丽亚·迭盖茨·阿雷瓦洛女士阁下发言。

迭盖茨·阿雷瓦洛女士（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我首先要赞扬共同主席在今天的难民与移民问题高级别会议期间履行其职责。

危地马拉代表团参加本次会议时坚信，我们需要进行对话，交流情况，达成共识，以解决这一重要问题。就解决难民和移民的大规模流动问题而言，我们十分期望本次高级别辩论会取得我们希望

看到的具体成果。在座各位都认识到，我们有机会通过坦诚对话达成共识，也希望利用本次会议确保在可能最高的政治级别处理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并确保能够作出真诚、适用和亟需的决定。

危地马拉意识到难民和移民面临的紧迫问题，他们是寻求更好生活条件的人，也是被迫离开故土、家园和亲人的人。对危地马拉和其它拉丁美洲国家而言，移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无疑不可忽视，原因是移民流动的规模巨大。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它们同样重要，但处理它们的方法却大相径庭。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哥斯达黎加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移徙和流离失所的新挑战。我们注意到了这一区别并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表达了我们的不同意见，因为难民署把所有移民都视为难民。

在美国寻求更美好生活的危地马拉移民不是国家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他们没有遭到迫害，他们也没有生命危险。他们希望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如果有人对危地马拉移民的来源地——东北部地区——进行分析，会发现那里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说那些人是逃避原籍地的暴力，也不能说这就是他们移徙的理由。他们希望和家人团聚，他们希望子女有机会。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在这里作出明确区分，因为我们看到，在这次高级别对话中，这两个问题被放在一起审议。

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大规模移徙流动带来的严重问题困扰着欧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拉丁美洲国家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我们再次承诺，需要与区域和次区域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和协调，以处理国际移徙这一无法回避的当今现象所带来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创造条件，确保我们的公民不觉得必须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寻找更美好的生活。我们的国家必须有达到更高生活水平的资源和机会。

正如我的洪都拉斯同事所说，我们有实现繁荣的计划，有提供资金的计划。我们需要我们的国

家机构彼此合作，从而使我们能够专注于在各移民来源城镇开展合作。除非我们能改善这些社区的生活条件，否则我们无法处理移民问题。我们必须为移民提供真正的答案。我们必须为安全、有序和正规移民提供机会。这必须来自于扩大合法的移民途径，以防止人口贩运。

吉米·莫拉莱斯·卡夫雷拉总统的政府四次请求美国政府在这一领域给予帮助，但我们还没有得到帮助，在今天的选举年中不会。不过，在即将到来的选举期间，我们将继续坚持请求这种援助，因为我们是中美洲国家中唯一没有得到这种援助的国家。我们必须改变言论，以取得更多成果，与此同时也要摒弃移徙现象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样一种想法。移徙现象更应该是我们必须应对的挑战。移徙是所有人的权利，所以应该成为享有国家保护的机会。

事实上，必须切断移徙与负面行为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找到正确的应对措施，而且我们必须摒弃把移民与难民、毒品成瘾者或恐怖分子联系起来的错误观念。移民踏上旅程，寻找自己的国家没有提供的更美好生活。他们现在移徙是因为他们感到必须那样做，因为他们无法在本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也因为其他国家提供了经济机会。

另一方面，难民的离开是因为不利的政治情况，或者因为天灾，或者出于未必是经济上的其他原因而无法留在原籍国，我们提到的那些群体就属于这种情况。我们每个人，无论是以个人的方式还是以协调一致的方式，都必须改变这种局面，我们需要找到能保证得以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的解决方法。

但愿美国能实施奥巴马总统已准备好，却因为政治原因而没有开展的全面移民改革。我们确信，如果实施全面移民改革和临时工方案，我们各国的移民问题会有极大改善。移民为我们的社会添砖加瓦，而不是从中索取。从社会角度出发，我们一度

赞赏并承认移民为我们增添的价值。他们也提供知识并带来我们所没有的不同实用技能。至于对我们儿童的特殊保护，我们绝对必须避免在确定儿童的移民身份时把他们关在拘留中心，因为这样做明显损害儿童的最佳利益。

危地马拉认为，必须以国际合作和协调以及共同责任为基础，采用全面和人道的方法来处理移民问题。我们的移民政策应该是没有限制的进步政策。我们应该确保不存在仇外心理、各种歧视或种族主义。这种态度必须成为过去时。没有一个国家单独拿出了解决方法。现在恰逢其时，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加强所需信息的协调和交换，以便及时作出妥善的回答。

代理共同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印度对外事务国务部长Mobashar Jawad Akbar先生阁下发言。

Akbar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共同主席召开这次会议，讨论过去几年来一直成为新闻头条的问题。

尽管世界某些地区的难民危机所产生的比较直接的影响是推动进行这些审议的主因，但这个问题本身已存在了很长时间。难民现象和战争一样古老。战争造成的第一个后果是死亡，第二个后果就是难民。还有另一种寻找新庇护环境的人，即被第二种残酷——饥饿——或经济愿望驱使的移民。这两种现象在当前危机中都可以看到，一种动力或许是强迫的结果，而另一种动力则是自发的，但这两种动力都涉及某种形式的强迫。

从全局角度看待这个当代问题，据估计，全球移民人口数量将近2.5亿，或者说每30人中就有一人是移民者。这一程度前所未有。据估计，目前的难民人数大约为2 000万，每12名移民者中就有一个难民。仅11个国家就输出了四分之三的难民，而7个国家收留了超过半数的所有难民。也许让一些人感到吃惊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或者用我喜欢的称呼——新兴国家——收留了将近90%的所有难民。

大量群体在我国印度寻求庇护有悠久的历史。印度为他们提供庇护不是因为有钱，而是因为仁慈之心。我清楚记得，当我还是个年轻人，刚准备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那是1970或1971年，当时我们的邻国孟加拉国正在为独立而战，120万孟加拉国人在印度避难，以逃避他们面对的灭绝种族行为。我们对此有长期经验，我们为每一个此类案例制定了针对具体情况的应对措施。在我国寻求庇护的人从来没有被拒绝过。我们在这方面的记录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我想指出一点。我们的假设是，只有东道国不想要难民。我要问，难民想成为难民吗？他们不想。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强调这一点，因此必须找出驱使难民寻求庇护的原因。预防胜于治疗；也许预防是唯一的治疗。预防武装冲突，打击恐怖主义，建设并维护和平，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治理，这样做将防止人们被迫离乡背井。

印度定期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联系。许多年来，印度之家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所开展的重要工作中，与该机构结成了伙伴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起源于非洲的人类，我们所有人都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也许主要是经济原因，而迁徙的移民。近期而言，大多数民族国家和社会都是在过去几个世纪各族裔群体移民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在许多方面是一种积极的事态发展。移民现象继续扩大，并且现在得到过去几十年各国经济一体化的协助。民族主义是当代的稳定构架，我们理解其重要性。难民危机中的人类需求与国家职责的相互交叉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局面。

印度既是许多移民的目的地国，也是其过境国。我们自己的历史记忆告诉我们，我国在十九世纪曾经历大规模移民潮，其原因是饥荒，也是因为殖民国家在废除奴隶制后需要另一种形式的劳工，他们偏爱所谓的契约劳工。今年恰逢圣雄甘地对解决这一危机作出重大贡献100周年，当时他倡导释放

在南非的契约劳工难民，契约劳工的做法就此完全废止。在许多意义上，印度的解放和自由运动实际上发轫于废除契约劳工。

我国的丰富多彩文明伴随着历史上一波又一波的移民而经历起伏，这些移民包括寻求更好机会的贸易商、士兵、传教士、逃避迫害的群体、艺术家、学者和工匠。印度贸易商和传教士也在遥远的海岸和香料之路沿线定居。最近一段时期，印度移民——包括广泛的跨部门专业人员、小企业家、技术工人和技能较低的工人——迁徙到世界各国，为当地侨民社区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国政府重点关注与印度移民，特别是技能较低移民有关的所有问题。印度积极参与促进专业人员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模式四》进行流动，并积极参与处理与教育和专业资格等同征税有关的问题。我们期待与所有伙伴合作，从明年开始制定一项符合各方利益的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

然而，必须强调指出，当前危机的地缘政治因素指向恐怖主义，证明恐怖主义是难民流动的主要原因。我们能忽视这一事实吗？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将是我们的灾难。恐怖主义是一种生死存亡的威胁，虚伪对待这一危机不会有成效。没有好的恐怖主义或坏的恐怖主义，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我们只需要问一问难民，他们是否认为恐怖主义有好坏之分。我要强调，恐怖主义是对人权的最大危险。最后，大批人员跨界流动有助于提醒我们，我们的世界已成为一个全球村。我们只能共享繁荣或一起毁灭。我们最好能学会在和平、繁荣与和睦中共同生活。

代理共同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内政部长阿卜杜勒里扎·拉赫马尼·法兹里先生阁下发言。

法兹勒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波斯语发言；英文口译由代表团提供）：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衷心感谢共同主席举行这一非常重要和及时

的会议，讨论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的问题。我祝他们一切顺利。我们殷切希望，这次会议的成果将确保采取有效步骤，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这一重大问题。

除了经济和社会差距以及诸如干旱和自然灾害等自然现象之外，人类危机及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的根源包括外国干预和占领及恐怖主义，以及对合法政府的颠覆，特别是近年来的此类行为。国际社会在减少和扭转这些因素方面缺乏成功，导致流离失所现象持续不断。除了协助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之外，我们还必须适当关注这类危机的根本原因。

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产生的影响和涉及的问题超越国界，一个国家不能单独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国际社会需要进行合作，集体应对。这次会议将提供机会采取全球办法解决难民和移民问题，以便所有国家都能针对原籍国、过境国和收容国的此类人员流动充分承担责任。

由于其地理位置，三十多年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面临从处境困难的邻国大量涌入的数百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在此期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没有关闭其边界。伊朗根据其宗教和人道主义教义并超越其国际承诺，接受了大批此类人员。尽管获得的国际支持非常有限并且承受着由于强加的战争和不公正制裁造成的压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仍遵循最高标准，肩负起这些人员带来的沉重负担。

我们已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各种服务，包括从小学到高等教育所有各级的免费教育、卫生保健和就业机会。这种援助超越了我们根据1951年《难民公约》所作的承诺。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资料，这些年来居住在伊朗的难民人口识字率从最初的6%提高到67%。所有难民都以某种方式享受补救服务。同时，为所有身患特殊疾病的难民和处境脆弱群体提供医疗保险的第五阶段方案正在实施之中。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长期收容大量难民，在某些时期其人数达300多万，因此伊朗始终面临因收容难

民而来的沉重经济、政治和社会负担。我们坚信，收容国作出的任何新承诺都应符合其国家能力和立法，而在此之前，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必须通过明确界定的机制，对难民和收容国作出更多的新承诺。我们还再次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措施，通过可持续的自愿遣返和重新安置解决难民问题。

最后，我希望这次会议共同作出努力，所有代表通过建设性互动，作出解决这些问题及减少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痛苦的可行和有效决定。

代理共同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厄立特里亚总统高级政治顾问Yemane Gebreab先生阁下发言。

Gebreab先生（厄立特里亚）（以英语发言）：厄立特里亚对筹备这次高级别会议发挥了积极作用，因为会议审议的议题对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都极其重要。厄立特里亚认为，我们必须达到以下目标。

第一，我们必须同意需要合法、安全和正常的移民，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为其提供有意义的途径。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为促进货物和资金移动做出了大量工作，但却强烈反对和严格防止人员流动，这一情况实在不协调。这需要加以改变，因为许多目前的危机和痛苦都能通过安全和正常的移民大幅减少。

第二，我们必须保护和促进所有移民的权利和尊严，并为他们提供获得教育、技能培训和就业的机会，否则他们就无法得到有尊严的生活。

第三，我们必须解决造成移民包括被迫移民的主要长期驱动因素，它们正在增加全球的不平等、贫穷、缺乏发展、侵犯基本自由以及导致战争和冲突，我们还认识到其他各种重大驱动因素，例如人口结构和气候变化。

厄立特里亚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其本国公民提供一个安全、可靠和有尊严的生活以及使他们在其他国家追求机会的根本责任。不过，各国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支持和声援，以便面对实现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艰巨挑战。为使我们的世界更加平等、公平和公正，需要作出有意义的全球努力。为寻求单方面的经济、金融和贸易优势而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违反国际法，侵犯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追求强权政治；强加不合理的压力和制裁等做法都必须坚决加以抵制。

关于移民问题，不得利用他们的困境和痛苦，以及不顾人道主义的考虑，为政治目的将一些国家作为打击的目标。

鉴于以前关于移民等问题的各次峰会和庄严宣言的结局，许多人对这次会议的成果和影响抱有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国家和全球舞台，以及在政府、国家机构和区域及国际组织层面，我们大家都应肩负着责任，结束与移民有关的痛苦、保护和促进移民的人权以及将人员流动视为是我们全球化的世界期望的组成部分。

代理共同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古巴外交部副部长阿韦拉多·莫雷诺·费尔南德斯先生阁下发言。

莫雷诺·费尔南德斯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过去两年，我们看到令人震惊的图像，显示绝望的人群跨越地中海前往欧洲，这都是北约在中东和北非制造各国混乱以及非洲大陆各国普遍发展不足和贫穷所导致的直接后果。

至今已有大约200万人流动，包括到今年8月的26万人。令人深感痛心的是，其中超过30%都是儿童，而许多儿童甚至都还独自跋涉长途；从2015年至2016年5月，有1万7千人踏上欧洲土地后失踪；仅在今年8月就有3 166人死亡或在海上溺毙。这个数字已经接近2015年全年死亡的人数3 770人。

造成这种流动的主要责任方必须负起他们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的责任。已经逃离和正在逃离贫穷和他人造成的冲突的人不能现在在他们设法进入的“文明国家”的边界被当成罪犯或作为事实上的罪犯或潜在恐怖分子看待。

大规模来到的人群不会因为将其定为罪犯、筑起边界高墙阻隔或暂居营地看管或制造行政或甚至军事障碍而退缩。今天拒绝提供居所的人似乎都忘记了他们的许多国民在两次世界大战时在其他国家也需要保护。解决这种人数日益增多的寻求庇护者和难民问题需要工业大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真正承诺，它们必须放弃它们的霸权利益。此外，还必须大幅改变不公正的排他性国际经济秩序。同样重要的是解决每年数百万人不顾自己的生命寻找更高的生活标准和增进福祉的理由。

如果目前大都在第三世界生活在极端贫穷下的8.36亿人或衣食无着的7.95亿人命中注定这种命运，移徙流动就不会停止。此外，在移民受到经济、文化和社会歧视的时候，发达世界为何无视移民对其目前生活标准作出的重大贡献？

因此，国际合作极其重要，应使所有国家认识到对移徙的共同责任并进行真正对话和合作，并尊重各国的主权和平等以及《联合国宪章》其他基本原则和移民的诚信、尊严和福祉。不过，一些国家的作为与这种合作背道而驰。例如，美国对古巴实施的所谓《古巴调整法》和“湿脚/干脚”政策。此外，美国仍然公然使用假释方案鼓励保健人员离开他们的国家，这在古巴这个极其重要的部门以及我国对世界人民提供合作方面导致人才外流。

代理共同主席伦古先生（赞比亚）主持会议。

《调整法》向全世界古巴人提供了优惠的移民待遇；即使他们违反旨在确保合法、安全和有序移民的双边移徙协定以不正规的方式到达美国，也都自动获得入境。这项“湿脚/干脚”政策对设法踏上美国国土的移民执行《古巴调整法》，而对那些在海上被阻截的移民则被遣返回原籍国。在移民沦为受害者，成为人口贩运团伙的目标，人身安全面临风险的同时，这项政策给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过境国造成很多难题，其中一些国家已正式要求美国政府取消这项政策。此类政策不仅助长直接从古巴领土偷运人口和非正常移民，还助长经第三国偷

运人口和非正常移民，其中包括到国外合法旅行的古巴公民。这些政策导致死亡和不幸，而且对每个国家的移民都构成歧视。

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承诺根治移民和难民流动问题；努力做更多工作，而不只是遏制此类流动；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次会议才会产生具体效果。

代理共同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捷克共和国外交部长卢博米尔·扎奥拉莱克先生阁下发言。

扎奥拉莱克先生（捷克共和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说，我知道移民是一个自然的进程。纵观历史，移民多次成为进步与发展的触发因素，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移民并不总是一个积极的选择。它往往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解决办法，对移民以及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都会带来负面影响。此外，与以往一样，当前移民危机的性质和规模都具有全球性，影响深远。我感谢秘书长召开本次会议，因为捷克共和国位于欧洲的心脏地带，并从根本上与其邻国相互关联，因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强烈的感受。

我们的共同和最终目标应当是改善世界各地的生活条件，以便人人都能在自己的国家过上体面生活。因此，消除原籍国移民的根源必须是我们处理我们时代这一关键挑战的全球努力的基础。我们必须把基本的价值观和原则置于这些移民根源解决办法的核心。

尊重善治、法治、保护人权以及打击腐败等原则，是结束人们从受影响最严重的危机区域大规模外逃的根本前提。但是，这些价值观和原则不能从外部输入。首先应由原籍国及其政府使之成为现实。否则，任何其它全球努力都不可能真正有效。

但是，我还须强调安全这一关键问题，因为绝不能将安全排除在整体情况之外。暴力极端分子移徙流动带来的渗透威胁显而易见，这是我们需要彻底解决的问题。必须在移民和难民的受保护权利和

接收国的权利之间取得平衡，以便确保和维护这些国家的安全。在致力于帮助难民的同时，我们强调移民潮对收容国和过境国的负面影响。如果欧洲要保持其提供安全以及在世界各地启迪民主、自由、法治和尊重人权的能力，那么它必须保护自己。换言之，所有移民必须尊重收容国和过境国的价值观和法律框架。移民必须以安全和控制得宜的方式进行，其速度应有利于移民的吸收和融入这项重要但复杂的工作妥善进行。

为控制移民数量，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划分优先顺序。我们必须明确区分难民一方和另一方，即没有资格得到国际保护的移民和经济移民。这项工作能够而且必须在充分尊重所有移民人权的情况下进行。应当特别重视强制移民问题，包括境内流离失所者。与被迫跨界迁移的人相比，境内流离失所者的数量要高得多。此外，与境内流离失所者相比，出国逃难者往往是强壮的青年，而前者则是许多弱势群体。

解决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的根本原因是一个关键但长期的目标，但是，我们不能任由这些问题久拖不决。我们必须现在就对最紧迫的问题采取行动。鉴于移民潮的当前规模，今天我们必须紧急处理这一问题。在移民问题上存在双赢的答案，而我们的义务是找到这些答案。只有在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携手努力的情况下，才能找到持久解决办法，包括使全球合法移民与交流的可能性合理化。我希望，在我们共同努力的过程中，我们今天的会议将极大地推动这项全球性努力。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拉克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艾哈迈德·巴尔瓦里先生阁下发言。

巴尔瓦里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我高兴地参加本次解决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问题的高级别全体会议。我感谢那些帮助过伊拉克及其人民特别是我国难民和移民的友好国家。

造成移民的原因多种多样。它们可能是经济、社会、学术、政治等方面原因，或是由武装冲突引发的原因。缺乏言论自由，有创造力的人——政府机构中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遭到压制也能导致移民，使受过教育的人变成难民。这些因素与其它因素结合在一起，会使某些国家出现人才和人力资源流失，而这是任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真正的基础设施。除了引起人口变化外，移徙还摧毁社会结构。另一方面，我们绝不能无视被称为人才流失型移民的积极影响，此类移民促成不同文化间的创造性互动和不同经历带来的互益。

人口贩运和偷运网络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这些网络要么追求经济利益，要么推行其政治议程。恐怖主义是被迫移徙的主要原因之一。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和其它恐怖组织实施的恐怖主义活动造成数百万伊拉克人移徙，我国是受其影响的典型例子。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2014年6月渗入伊拉克并控制一些城市后，我国政府面临逃离家园前往更安全地区的无辜平民大规模移徙和流离失所构成的重大挑战。尽管伊拉克面临造成境内流离失所现象的经济和安全挑战，但是，我国从未对逃避恐怖主义的兄弟的叙利亚人关闭大门。事实上，自叙利亚危机开始以来，我们接纳的叙利亚公民超过25万人。

恐怖主义和移徙相互关联，都是超越一国边界的全球关切。任何国家，无论经济实力可能多么强大，都无法独自收容世界上的所有难民。任何国家，无论安全和军事能力有多大，都无法独自应对恐怖主义。因此，我吁请国际社会在应对危险的恐怖主义和移徙现象时站在伊拉克一边，为此采取以下步骤。

首先，我们在针对妇女和女童特别是雅兹迪妇女和女童的心理康复方案方面需要得到支持，她们遭到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强奸与无耻和灭绝人性的凌辱。其次，各部委与流离失所和移徙机构的公职人员必须接受培训，为难民提供必要的

援助。在寻找办法解决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问题方面，我们也需要支持。第三，捐助国必须加速提供国际援助，以满足伊拉克境内叙利亚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需要。我们吁请各国为侵犯人权的受害者提供医疗、心理及社会援助。我们希望所有接纳国，包括接纳伊拉克难民的国家，尽最大努力使伊拉克人融入其社会，并保护他们的尊严。

我们强调巴勒斯坦难民返回的权利，呼吁根据第194（III）号决议和《阿拉伯和平倡议》拿出解决其困境的公正办法。我们还吁请各国通过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援助，以期保护他们的尊严。

代理共同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秘鲁外交部多边和全球事务司司长安东尼奥·加西亚·雷维利亚先生阁下发言。

加西亚·雷维利亚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今天的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我们可借机表明，我们正积极致力于保护所有难民和移民的权利。我们必须共同做出紧急努力，通过一项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方针保护这些弱势群体的人权。在我们各国社会，我们已经尽心竭力，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这种努力。

在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中，我们必须采取必要措施打击除其它相关犯罪以外的贩运人口活动，并且在审查边界管理和拘留政策时铭记人权。此外，在当前的危机中，我们必须消除对移民和难民的歧视和仇外心理，为此促进我们各国社会对他们的包容，并促使他们有效地融入我们各国社会。同样至为重要的是，我们应重点为难民和移民提供平等获得保健服务、教育及体面工作的机会。在这方面，秘鲁致力于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密切合作。

在移徙问题上，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应该在全球层面加强合作，并确认和确保所有移民的人权，无论其移徙身份为何。至关重要是，我们的

国家发展计划应包括创造更多安全、有序和正常移徙机会并充分尊重基本人权的行动。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重视移徙和人的流动，这是公认的全球现象，也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这方面，人们认为移徙是一个涉及多个层面的现实，与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尤其相关，也有助于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秘鲁积极赞同这一看法，并致力于加以落实。解决移民问题是秘鲁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是。我们改进了对移徙采取的多层面做法，并通过了一项管理移徙的国家政策。

我们认为，本次会议将是一个转折点，可使许多难民和移民的生活发生变化。我们希望，到今年年底，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和安全理事会将达成共识，并执行全体会员国将应当立即实施的准则和具体政策。

代理共同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罗马教廷观察国国务卿彼得罗·帕罗林红衣主教阁下讲话。

帕罗林红衣主教（罗马教廷）（以英语发言）：罗马教廷感谢主席和秘书长召集本次全球领导人会议，讨论当今时代最大的人道主义、政治、社会及经济问题之一。

我们唯有齐心协力，才能解决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构成的巨大和错综复杂挑战。罗马教廷坚持认为，各国、国际组织及人道主义机构必须进行跨界对话与合作。在这方面，与宗教组织和信仰团体的伙伴关系颇有助益，因为它们关心此事并具有这方面才能，往往最先做出反应，应对难民和移民的跨界流动问题，并救助境内流离失所者。

罗马教廷愿再次紧急呼吁作出政治和多边努力，消除民众大规模流动和被迫流离失所的根源，特别是冲突和暴力、不计其数的侵犯人权行为、环境退化、极端贫困、军火贸易和武器贩运、腐败以及与这些方面有关的隐蔽金融和商业计划。与此同

时，必须确保公平和透明地分配、交付和妥善使用发展资金。

罗马教廷强调本次峰会的重要意义，峰会呼应了方济各宗座关于冷漠态度全球化的警告。激励罗马教廷这样做的动力是，各方重申，决心致力于保护每一个人免遭暴力和歧视，保障适当、优质的医疗服务，并且保护那些弱势群体、尤其是妇女和儿童。

罗马教廷欢迎增进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之间工作关系的协议，并且表示其有意与国际移民与发展论坛和全球移民小组一道，持续不断地作出努力。我们真心希望，这些举措将激励各方在全球、国家和地方各级加强对以人为本的难民和移民流动应对措施的管理。

最后，请允许我转达方济各宗座的几句话，传递他向本次峰会发出的讯息：

“我请各国领导人和立法者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正视那些被迫流离失所者的现状，实施有效项目并采取新的做法，以保护他们的尊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且应对现代形式的迫害、压迫和奴役所产生的挑战。我要强调一点：他们是正在请求获得声援与援助的人们，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紧急行动，更重要的还有理解和善意。”

代理共同主席（以英语发言）：依照2009年10月19日第64/3号决议，我现在请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观察员发言。

巴赫先生（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以英语发言）：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奥委会）全力支持并祝贺各会员国和秘书长通过了《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第71/1号决议）。我们欢迎各方呼吁民间社会作为关键伙伴，在世界所有区域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国际奥委会随时愿意再次作出承诺，提供帮助。

这次全球难民危机的范围和程度前所未有的，这要求国际社会齐心协力，找到这一人类悲剧的长期解决办法。我们国际奥委会正在制定新的计划，它们将为全世界年轻人的生活带来真正的变化。这种前所未有的局势既是一种道义上的挑战，也是要求我们大家共同采取行动的呼吁。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奥委会一年前向大会宣布，将于2016年在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组建首支难民奥运代表队。这组难民运动员们与来自所有206个国家奥委会的1.1万名世界顶尖运动员一道参加比赛。他们不是作为难民，而且像任何其他一支奥运代表队一样，展开角逐。他们作为参赛队伍参加了奥运会，这向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发出了一条团结与希望的强烈讯息。难民运动员们向我们所有人展示，尽管他们面临难以想象的悲剧和痛苦，但任何人都能通过自己的才干和技能，最重要的是，通过人类精神的力量，为社会做出贡献。他们参与奥运会的事实证明，他们是社会的财富，正如他们是我们奥运大家庭的财富一样。

我要特别感谢秘书长个人所作的巨大付出，感谢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大力合作。没有这样的合作，就不可能取得这一巨大的成功。随着奥运圣火熄灭，奥运会落下了帷幕，但国际奥委会对难民运动员的支持还将继续下去。在奥运会之后，我们继续与他们站在一起，以帮助他们融入新的国家，或者为返回原籍国做好准备，并在那里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作出贡献。

在实现国际社会的社会和经济进步目标方面，体育是天然的合作伙伴。具有历史意义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承认，体育是促进和平与理解的重要推动因素。体育还能成为实现难民和移民融入社会的重要推动因素。

今天，我重申我们向国际社会的承诺，即我们将支持联合国、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及各会员国为找到难民危机的可持续解决办法所作的重要努力。有鉴于《纽约宣言》，我们想借助一

个十分具体的建议来加强这一合作，那就是，国际奥委会将为儿童建设安全的体育场所。无论是在接收流离失所难民的城市，还是在难民营，体育都能成为粘合剂，使各群体团结在一起。在一个安全环境下，它能够打破文化和性别壁垒，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和平与平等。

简言之，这些安全的体育环境将很容易适应当地的需求。它们不仅能够提供一个平台，展示体育

能够带来的所有好处，还能带来更好的机会，使民间社会其他行为体各尽其职，提供教育或是医疗服务。这一举措将体育置于公共政策的核心位置。通过这种方式，体育可以发挥作用，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这正是我们在座所有人的承诺。

下午5时20分散会。